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二　　宋　周紫芝　撰

序十首

字序三首

張子名某字子嘗謂余曰名有嫌當易願有請焉余為易以大臨而字曰才卿且告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大

臨蓋其一也說者以謂大禹臯陶稷契之倫夫十六子皆以其才舉用于舜而世濟其美故得為之才焉大抵聖人與小人皆有才非才也則不足以立天下之事顧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聖人以道用其才若成湯之智武王之勇所以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賢人以德用其才若九官之相舜使功立于當時其後莫能名其用者也其他若盆成括之殺其軀鬬舒之不得其死則焉取于是哉余旣以是名之又舉十六族之事以語之使知

夫君子小人之才其所以異者如是不可不辨也
萬氏之二子皆從余游見其友且恭也會其以名請因
名伯氏曰如壎而字以伯燻名仲氏曰如篪而字以仲
燻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説者以為恩如兄弟其相
應和若壎篪也夫居家而父子篤兄弟睦然後移而友
於鄉則盡敬充而事其君則盡忠葢孝慈欽順是文章事
業之根本若其整于威儀秀于文詞望之儼然君子也
而不能充其有而行之則學者之所不貴也且士之為

善于家者必賞于朝士苟明乎此則其取富貴利達可垂手耳二子豈不能共勉之哉

余讀易吉凶悔吝生乎動而後知非聖人之得已然而靜者動之根也動者靜之對也人道之有動靜猶天道之有隂陽知動而不知靜則終身役役而不知止是衆人也知靜而不知動則塊然守獨而不知變是草木也二者亦何取于人道哉昔人知其將出而游于世猶未免于動也惟立于至靜之途俟其叩而後應則雖動者也

而不害其為靜矣今吾子方學而仕將趨于動者也僕故名子以顒而字以靜翁吾子其勿謂僕期子以必靜也期吾子知靜之為動耳吾子嘗試焚香靜室瞑目燕坐以來天下至靜之理其理得矣則吾子異時處富貴而不淫在貧賤而不辱迫憂患而不怵抗王公而不襲蹈水火而不困吾知其無入而不自得矣吾子其勉之哉

錢塘勝游録序

崇寧間余以事適越道由錢塘留數日而後行時方阨于羈旅不得從諸公游然猶能一再至西湖以覽觀湖山之勝自是而西湖未甞一日不在胷中後三十餘年再至則前日游觀之地登臨勝處十已失其八九雖湖山無恙不減昔時而金碧漫漶草木彫衰烟雲慘舒之狀魚鳥游泳之樂無復故態如王謝子弟窮愁病瘁流落草埜雖骨尚在而文采風流自然索寞殊復可憐余甞自謂方錢塘全盛則不得從容舒歗其間更兵戈百

戰之後始得朝夕於此是為可恨況復官冷食貧居無
尊酒可以自樂出無勝事可以同游唯埜服曳杖時攜
小輩閒至山中爾然而湖山朝暮四時之景變態百出
岩花澗草爭妍而競秀不可勝窮余嘗夜棹小舟容與
湖間雖風荷飛翻水鳥出沒不間晦明皆可人意蓋與漁
翁舟子並席而中分非公卿貴人可得而與聞也至是
乃始自悔以謂曩嘗恨其不得從遊於往昔無事之時
而不知其清雄妙麗之姿無盡難窮之意未嘗與時增

損隨物盛衰何可以區區耳目一時之所聞見而自為之褒貶哉山中經行隨其所見欲作數語而勝絶之致難於摹寫不敢汙以塵言間有高僧逸人可與語者猶能誦參寥清順輩詩語意清絶亦足自娯至于足力所窮眼界所至與夫往昔遺蹤故事之在山間者不可勝述因隨紀之久而成書號錢塘勝游録他日夢想湖山而不能至時取而讀之如與兒曹徜徉其間可以按圖而至豈不便哉乙丑正月十日序

朱氏藏書目序

自古學士大夫之家未有不以家藏圖書為美蓋高貲者積貨以遺子孫酒肉費耳此蓄書之富所以獨為後世之美談也昔人有畫鳥者必蓄活鷹以規其形似後子孫廢畫而捕鷹養鷹必飼以鼠後之子孫廢鷹而捕鼠故蓄蒲博之具者其後必好博而蓄書者其子孫必讀書勢不得不然也文林郎朱君軒世居大梁其祖官東平因徙居焉金人南下東平陷沒君方以事在江南

遂與其家不相聞今既十年矣一日與僕言為之出涕且曰吾家藏書萬卷皆在東平今所存唯書目因出以示僕皆其祖朝議君所藏自五經諸子百氏之書皆手校善本其餘異書小說皆所未嘗知名者秦漢以來至於有唐文人才士類書家集猶數千卷嗚呼可謂富矣哉君因俾余序其目而藏之余詰其所以序之之意君曰吾祖以善人稱於鄉里子孫决不至于中絶吾有季弟離東平時年十五今二十有五六歲矣有幼子未能

勝衣而眉目偉秀嶷嶷如成人使其不死今亦可年二十餘萬有一吾書不爲煨燼猶可幸其復存他日可爲吾家舊物子其爲我記之余聞其言爲之愴然而告之曰事有興衰物有成壞此理之常所不可逃者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群玉之山圖書之府秘而藏之不可勝記往往至於盜賊兵火掃滅無餘隋牛弘之論書有五厄非虛語也國家遭罹兵禍三閤圖書猶不免厄況其餘哉今子家雖墮敵而身猶能抱遺書之總目念家世之

勤勞以幸朝廷尅復境土再有中原尚能保其所藏以不失為中朝賢士大夫之家則其志固亦可嘉矣昔韓渥著香奩昭宗之亂散失不全而蘇暐得其第一篇渥猶自述以為可喜他時使君得其全書則其為喜何如哉子姑俟之毋躁

富川同僚記序

某聞前輩士大夫敦尚同僚之好往往至於通家一聮官事契愛終身他時兩家子弟邂逅相見有如弟兄蘇

太史守膠西趙明叔為别乘趙有母夫人公拜母於堂上至則必出兒女羅立傍侍指某子曰是可幹君蠱指某子曰是必貴已而又指某子曰他日必有文後有與余相遇于宛溪之上者名某字戒叔中年未有官能為小詩頗喜作公書大字尤復逼真葢公前所謂他日必有文者也趙君嘗以是告余因以知昔人之風流雅尚如此後之陋於知者殆不然位軋則心相疑才均則跡相忌甚至更相攘奪陰中而巧發朝銜盃酒暮走訟牒口

語籍籍以至解官失職甘為囚人有小人而不忍為者嗚呼悲夫其視前人遠矣余官武林十年之間同寮凡閱百輩迄無一人失歡者蓋未嘗疑亦未嘗欺卒至於相好而莫予遺也朅來畱川共事者皆一時之賢他日翺翔雲衢為當朝貴人僕雖老不復見矣使天而遺我以子與孫乎則猶將得為昔人兩家之子弟也韓退之嘗謂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城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固不敢自比宣城湖南之立而語君子其

視李博崔羣輩固可無愧矣於是盡錄其姓名鄉里而藏之家他日使人觀是録而知富川賓容之賢則余與有榮耀焉紹興壬申三月丁亥序

別子劉子序

士大夫從禄四方者將擬於吏曹必先詢諸人言某州之與某州禄孰厚廩孰豐食之珍者孰多酒之美者孰勝於二者必擇其尤而處焉幸而皆適其欲矣則又問曰訟孰為繁孰為簡亭館燕游之地絲竹聲樂之娛孰

為最夫禄腆而居安味腴而食鑿民無健訟可以自暇飲有吹彈可以自娛是數者固人之所大欲存焉在所當問也獨不聞其言曰吾將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有幾士之仁者有幾風流之可尚詞采之可觀者有幾吾將偕而與之游焉則其所問豈不賢於是數者哉歲辛未夏五月某奉天子命俾守富水歸自吳至於江之南客皆為僕賀曰富水去大江不數十里環湖皆山明秀可喜而又米滑如跳珠魚白如切玉羊肥河朔酒甲江

西子可以樂矣余雖自喜亦竊自憂郡無佳士雖摩挲
飽腹日飲無何樂則樂矣然入將誰與吾言予出將誰
與吾嬉予吾有疑將誰問以質予吾有唱將誰和以應
予吾有過則又於誰就以正耶吾又何異於逃空虛之
谷處鼪鼬之徑而望似人者之至耶已而至郡居無何
而得子劉子焉子劉子靜重而寡過温恭而篤實爲吏
廉秋毫不犯爲子孝可爲人法其學無所不窺發而爲
文皆有可用與余游二年如一日逮其將歸贈我以言

酌我以酒酒酣耳熱起而言曰吾老矣而又病且懶子劉子富於春秋才不在人下將有喜士者荐之朝登金馬門上龍尾道朝前君席暮賜白壁班文石以近天子之光為有日矣僕老於廬阜之間蓋將有意於子焉子劉子其勉之哉

羣青雜嚼序

客京師者暇則相率懷數百錢而之市如阮宣子杖頭子錢遇物而食之唯其意謂之雜嚼人之嗜書如人之

嗜食皆至死而後已余雖老矣於書猶未忘其所嗜也
第恐羣書浩博不能盡讀讀亦不能盡記況老大以來
目昏而志耗往往朝誦而暮失之乃隨其所閱有可於
意輒萃而錄之如食於市者之唯其意也號曰羣書雜
嚼至于過屠氏之門據函牛之鼎而為之大嚼焉則吾
所嗜者小矣又況其間棄鱠多而嗜昌歜者不為不多
亦安知其不以此取誚於人哉

滑稽小傳序

烏有先生平生有三拗不交俗人而與人和不善飲酒而喜人醉對客寡言而樂聞滑稽一聞其言為之絶倒客去靜坐往往思之輙發一笑客有怪而問其故者先生告之曰孔子大聖人猶以言戲子游衛武公周之大臣尚作抑詩以戒厲王且以自警想其為人嚴肅端毅非滑稽詼諧之流而詩人美之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司馬遷作史記一書上下數千載而特為滑稽立傳東方曼倩目如懸珠齒如編貝胷中有書四十四萬言而

以滑稽自雄豈非俳諧之中自有箴諷或能感動人情使之改過是以有取焉耳昔韓退之作毛穎等傳而舊史乃謂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在當時如張文昌輩號為深知愈者猶且不樂於斯文則舊史之陋固已不論可知矣余昔游士大夫間當酒杯流行歌正樂闋堂上客醉諧戲雜出之時雖街談巷語小說不載稗官不錄者時有可觀輒採而書之號滑稽小傳久之得數十事以傳好事者雖有愧於馬遷之書方朔之

辨閱則取而觀之亦足以自娱也年月日烏有先生序

竹坡四君子字序

丈老者之稱也年長以倍則稱之禮也齒在丈人行則稱之禮也學士大夫之以丈行則以字行今三十年矣少者謂老者曰丈可也老者謂少者曰丈則非矣官相埒也行相夷也齒相齊也曰丈焉則豈其情哉非相僞則相諛而已矣余陋此風為多甚終不能以一人而違舉世之習也小者貽譏大者速禍何自苦為之哉今方

解官籍事以奉祠禄深居簡出而賓亦無一人造余門者獨與是四君子者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焉四君子爲誰曰毛穎曰陶泓曰陳玄凡三人而褚先生不在也昔者昌黎韓愈蓋常與三人者游命之名而未之字也是時褚先生方與漢太史公司馬遷作史記書徵咸陽不與三人者同在愈所也是以姓名不得見於其書余既悲字之不行又得此四君子而與之游乃有其名而無其字於是字穎曰叔鋭字泓曰堅伯字玄

曰客卿字褚先生曰記言入則與之晤而談出則與之偕而往也醒則與之清坐終日醉則與之縱横交錯也而其樂有不可勝言者矣於是四君子相與逡廵而謝曰願奉先生之几席不敢辭也已而為之序以贈之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三至五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陳　實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三

宋　周紫芝　撰

表十首

為守臣賀平睦賊表

亂倡一夫寖成羣盜兵連八郡至造天誅雖痒疥不足爬搔然蛇豕喜于殄滅黔黎安堵疆土攸寧中賀竊以世當偃武之年治格承平之久郡無城郭守臣皆玩於燕安兵乏糗粮武將不閑於備守遂令攻剽僅屬樵漁

人持斬木之兵共作探丸之盜憑天示異阻嶮為巢不逾兩月之閒遂有萬衆之黨屠城破邑喋血東南殺將覆軍飛書郎廟未聞吉語稍貽玉食之憂亟出偏師爰遣繡衣之將果殲賊首遂汙藁街勢若摧枯易如反掌伏遇聿昭聖武大闡王猷烈日方中攙搶自落迅雷一震螻蟻俱驚臣竊守遐邦同霑恵澤威靈所暨慶抃維深謹當招集流亡將復共安田里

為守臣明堂大禮起居表

五精祀帝載肅明禋七獻享親用昭至意禮行太室誠格圓穹蠲祀事以薦文格新民而知孝恭惟武思維則舜慕無窮問膳寢於龍樓感霜露之既降陳衣冠於原廟執籩豆以恭祠饗帝唯聖人而後能嚴父於禮文為莫大豈特講帝籍親耕之義抑亦明堂祀報本之情大禮告成皇天助順臣職雖微末心實望雲宅百揆以處中昔嘗叨於奉引陪諸侯而助祭今猶想於受釐

為守臣謝明堂赦書表

蒇事合宫禮既隆於配帝肆恩區夏德遂洽於好生仁同雨露之濡懽動車書之境竊以聖人重報本之義禮經存嚴父之文故祀宗於明堂欲斯民之知孝而大賚于四海俾率土以歸仁恭惟孝悌通於神明德業配於天地咸秩無文之典知饗親饗帝之恩對越在天之神獲來燕來宜之福臣濫從毖輔來守藩維瞻望泰壇恩祼將而顯相布宣明綍用赦過以宥民

為守臣賀淵聖皇帝登極表

唐堯禪舜冠百王髙世之風周武受文接三代無疆之
統擴大明而繼照俾率土之皆臣喜溢邦家福垂宗社
恭惟神功不宰聖哲生知寛仁克邁于成湯勤儉乃同
於神禹夙襲承家之慶寧煩在傳之勤仰戴重暉久受
春官之賜入膺大寳果迎代邸而來知皇天歴數之歸
符四海謳歌之望屬方艱于國步肆克紹于丕圖允惟
不世出之資宜當大有為之任躬聞納戒當嗣王即政
之初將見誓師乃夏啟戰甘之日歴年有永萬國咸寧

臣猥奉邦符徒瞻天闕奉觴上壽想同漢殿之歡執玉來朝莫預塗山之會聞命但同于獸舞望雲更切于葵傾

為人皇帝親征起居表

仗鉞以麾恭行天罰徇師而誓爰整六師議已決於中宸威忽覃于絶塞事關宗社望協天人瞻堯日之載臨罄禹疆而咸喜恭惟皇帝陛下仁雖無敵德本好生謂獲利在于和戎乃去岐而避狄知屈人貴于不戰欲因

壘以降崇屬兵燹之虞劉致妖凶之僭竊是用親嚴法
駕周視庶邦既涓日以禡師將獻俘而告廟遐陬望幸
猶勤帳殿之勞諸將受成遂鼓轅門之勇平敵僅同于
折箠覘師何取于遺鞭視偉績之無前知神武之不測
臣親逢盛旦躬受訓辭方繆竊于虎符帳難陪於豹尾
側聞漢帝誕臨灞上之營行慶商宗遂正鬼方之伐

為守臣賀皇太后還宮表

夷酋納貢遂交兩國之懽母后回鑾爰示一人之慶天

由誠格治以孝昭竊以天子雖貴必有親明王以孝然後治唯昏定晨省不忘朝夕之勤則地察天明期格高深之報仰惟聖孝實自生知頃緣無妄之災寖值非常之變隔沙漠蓋數萬里去寢門者十六年繫聖主事親之心懷昊天罔極之念圓穹悔禍榆塞歸師四海傾心金根旋御實聖德之所致考亘古而未聞伏遇舜慕無窮孝思維則以禹湯上聖之質躬曾閔匹夫之勞遂奉慈顏再供子職求而不得在唐德宗為非真遂復如初

於鄭莊公爲未善粤維前代靡有斯稱歡動六宫福流萬世臣親逢盛事屬守遐邦長樂聞鐘遥想蝴蜎之樂彤庭稽首阻趨舞蹈之班

為建康府到任謝表

分符宛水既竊名藩易地秣陵再塵督府佩殊恩之寖厚揣薄分以彌憂伏念臣受性顓蒙謀身寡拙平生蹇嵯嗟志意之先衰末路飄零笑功名之晚繆惟倚朴忠而自信不虞奇禍之當前一去明廷兩更外寄會憸人

之誤國召外侮以侵疆師旅驚奔冠攘横潰誓攖孤壘抗蟻附之羣兇偶與斯民脱鯨吞之微命在愚臣何力之有實聖主一怒而安退念罔功當貽重慮荷寛容之宏大録末効之纖微徙自庶邦俾臨都會伏遇容恢大施普被羣工憐臣雖直而未聞汲黯在朝之稱謂臣既老而姑試魏尚臨邊之略付之重任宥乃往愆眷渥茲隆慱衷增激承流宣化揔列郡之十州卧鼓滅烽愧長城之萬里敢不殫捐軀命報塞乾坤謹斥堠于邉方止

虔劉于黎庶當年假守雖無已試之功今日分憂猶有扶危之願

為人勸上皇帝尊號表

臣某等言恭審皇帝陛下臨御二十有二年海內乂安頌聲交作宜有尊稱顯號揚勲德以垂萬世者謳歌而歸禹子既受命以維休歷數之在舜躬斯降年而有永歲不踰於二紀治已格於三登誕集皇猷宜都顯號恭惟堯仁天覆湯聖日躋維帝德本於好生故神武終于

不殺修文懐遠歡載結於兩朝誠意格天孝遂刑于四海一陶聖化坐底丕平矢庶政之維和致黎民之於變唯聖人能饗帝舉祀事于郊邱非天子不考文恢化原于雝泮以粒食為民命則躬耕帝籍謂祚嗣乃國本則親祀禖壇治固本于體兵功乃專於論相顧君臣之一德與天地而同流用協休祥有如符契是以黄雲承日瑞應明時甘露降松先凝清旦景星為之曜彩異禾以至成文天方申命以用休臣宜歸美而報上臣某等生

當盛世身見太平雖乃聖乃神豈人心之可測而得名
得壽在天道爲固然顧詢聽於輿言俾騰光于茂實功
侔上古豈特考前代之彝儀德並仁皇抑亦行本朝之
故事

進常平免役法表

漢頒温詔類多寛大之書周率舊章備載緝熈之典儻
欲變通而盡利要在因革以隨時寅奉訓辭具爲成憲
用廣宣於聖意以下揭於多方洪維熈朝繼有令德自

聖祖之受命始總攬於權綱建神考之有為乃勵精於政治爰新渙號加惠黎元是以平糴之法行而國常有餘力役之政寛而民不告病寖更事變屢易歲年雖曰禁於未然有若挈裘之易奈何用其已往不無膠柱之嫌遂申飭於有司俾宏敷於大典況神聖天臨之日方法度綱舉之時制作脩明文監周而獨盛章程備具法至堯而乃成利在一時功垂萬世恭惟仁能濟衆德本好生約漢法之三章疎於禁網體唐刑之五覆卹及無

辜若稽前代之規悉踵元豊之舊民蒙惠利世格隆平

宜集貽謀著爲定令某等誓殫愚慮無補聖聰民不犯

於衣冠方仰措刑之治令已堅于金石敢希定律之功

勤勞何取於涓埃鑒照難逃於日月

興國軍到任謝表

奉符試守閒命自天竊食叨恩措躬無地况分臨於輿

壤尤重愧於非才已即封圻寅宣詔旨伏念臣人微焉

用技薄無聞素業傳家一命偶塵於祿籍蒼顏冒寵十

年不出於國門顧踰分之可羞欲捐軀而無所遽領中綍俾綰郡章自視空疎莫知報塞伏遇天臨萬宇子惠羣蒼臣黎獻於海隅曽五兵之不試垂衣裳於廊廟致九叙之惟歌政須豈弟慈祥之人共撫敦龎純厚之俗如臣寡拙為吏濶疎宜在屏除疇堪任使臣敢不仰體聖君之寛大少希宿吏之循良雖為政號曰神明固難跂及而竭力勤於考課猶可庶幾願殫螻蟻之誠上荅乾坤之造

謝賜歴日表

裁成天地之道妙用雖本於聖功歴象日月之行善政當先於民事命太史履端而立正飭諸侯務財而訓農既察舜衡爰頒夏正伏以王者法四時而建化推五行以在民羲主陽而和主陰掌出日納日之政重司天而黎司地分南正北正之官欲于耜舉趾不失其時則迎日推策當審其度恭惟仁均萬宇德配兩儀賴九叙之惟歌致五星之循軌懲司歴失閏之過嚴正典先時之誅

更候天時使謹侯度臣恩叨受命職在承流占大火以授衣期於霞物候蒼龍而畢務疇敢廢畊

啟六首

賀李姑溪復官啟

竊聞新命進復舊官朝廷每重於老成海宇同增於歆艷固嘗擭在杖屨之下安得不傾燕雀之心情甚激昂喜難名狀竊以賢者進退出處之際蓋係天下治亂安危之由謂喬木而輕世臣非明治本以占夢而召故老

是謂亂階倘非明聖之朝莫慎欽崇之意名由實而乃著齒與爵而皆尊宜莫如公可以當此恭惟號稱前輩雅在先朝顧盛德高名之著聞豈後生新進之能識作長公之客久冠文評刻奸臣之碑坐沉黨籍旋膺簪渥復正官資議有至公人誰不喜幸元祐風流之未墜嗟貞元朝士之無多被服纓冠拜恩綸於里巷炰羔釃酒燕賀客於江濱人傳太白之篇章喜見泰和之眉目某猥偕奴隷獲望門墻屬阻負薪之憂莫展望塵之拜顧

垂眷矚俯貸疲庸

賀元具茨知道州啟

伏審臨軒拜守奉天語之粹温乘傳牧民布詔書之寛大老成進用宗社蒙休恭惟學配古人名高作者考師友淵源之所自知文采風流之尚存雅詠新篇窔過黄初之作清談妙論復聞正始之音是能鼓吹于六經何止羽儀於後學屈輸墨絲綸之手從州縣簿書之勞屬聖主之恢崇俾斯文之振耀昔年閭里飽聞于蒍之歌

令日湖湘行繼春陵之詠粤維名郡兩付詩人偶此姓
名之同靄然今昔之譽一時流輩遂分雙井之波瀾千
里江山重識漫郎之面目某窮愁自信狐露寡徒泛宅
浮家誰惜江湖之日殘膏賸馥頗含霑丐之恩詔命始
傳交游相賀念滯留於淮楚阻拜謁于門闌雖雅意清
朝將見入親於黼座而逃人空谷猶堪拭目于田廬

與呂舍人通問啟

從游江國昔參杖屨之餘卧病田廬日有門墻之望方

仰瞻於台席疇敢奉於記函自意陸沉誰當指數不謂嗣宗諸姪晚識仲容乃知須賈故人猶憐范叔偶然垂記何以蒙知但殊枘鑿之方圓安有草木之臭味恭惟奥學參聖高才絕人久傾曹植之波瀾更妙君房之言語馬來西極驚冀北之遂空鶚在秋天笑鷟鳥之累百驟登文石之陛進升西掖之嚴遂潤色於訓詞乃參稽於政理故家猶在何止四世而五公召節俯臨將見一日而三接某半生流落晚歲孤窮衣冠已絕於攀援賢

哲尚懷於傾慕源明不恥猶從衰俗而識魯山韓愈何心嘗顧低頭而拜東野悵江湖之萬里望几席於重霄尚阻承顔徒增係念

賀徐無為啟

伏審恭承溫詔出刺名城撫田廬殄瘁之民壯淮服控臨之勢自聞除用靡不贊稱況雖月城昔號道院蒲蓮滿眼粳稻如雲兼水陸之珍羞號舟車之要會江阻濡須之險呂蒙於此而拒曹公地帶荆蠻之餘楚子恃之

而雄五伯作江鄉之唇齒是中土之藩籬欲拒遠人必資良牧恭惟家傳素業世出名流曄然芳華光於閥閱恢豈弟慈祥之德敦老成持重之風究心事為屬意民隱少寛三尺網羅之禁用資百戰創病之餘塞草秋風昔號無人之境淮田晚月今聞佩犢而耕假以期年遂為樂國幸報政之有日知進用之可期某跡久去於門墻心實形於夢寐猥霑餘潤倍激懽悰跂崇仞以興懷阻修塗而甚邈莫遑馳賀徒切望風

賀徽州汪內翰啟

伏審奉詔宸廷擁麾鄉國彈冠入侍本禁闥腹心之臣衣繡來歸得天子股肱之郡事踰常制眷厚羣公恭惟奥學通微妙文驚世參累朝圖書文字之選慰一時衣冠歆艷之情曩者進直玉堂退兼史館地雖清切知視草之獨榮職在幾評豈汗青之無日冝優異數以寵斯文偶從載筆之餘亟領維藩之命頗若相如之乘傳馳巴蜀而諭訓詞僅同萬石之下車入里門而見父老爰

瞻梧檟遂勸農桑焚香晏坐而詩成憑几一笑而事判旌旄所至想閭巷之聚觀樽俎既陳喜親交之在眼仕不勞於去國榮豈止於一家某江海寒人門闌故客訪其存没嘗辱記於姓名聞此詔除實倍增於欣躍稍資共理即倚調元竹馬來迎喜見去家之城郭鋒車迅召行瞻就日之雲天

賀許貴州啟

恭審直館丐閑久從杖屨聖朝優老遽領麾符維南方

無事之邦乃賢守雅歌之地惠懷遠俗表用耆年恭惟
標韻清高文詞古雅衣陶令吹風之服固自飄然看林
宗墊雨之巾誰不慕者道前日交游之勝慰晩生歆艶
之情人推鮑謝之篇章久作晁張之輩行短轅匹馬方
從林下三徑之遊畫角雙旌遂享人生五馬之貴初在
急流而勇退何妨出岫之無心况乃君子素號仁人宜
為朝廷布宣惠澤行見兵厨之酒熟更當荔子之霜丹
日飲無何絶少公事凝香晏坐不廢高吟某傾慕高風

寔由疇昔識德秀而不恨見温伯而意消一聞除書實歡中悃望高閎而甚邇愧馳賀之未遑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四　　宋　周紫芝　撰

啟二十三首

為人謝八行王宣教啟

恭審君子修孝悌之行久著鄉評有司上賢能之書進膺命爵髙風激越榮問光華屬寅畏于簡書遂阻趨于墻仞詞先麗藻禮佩至情恭惟文配班揚行肩曾閔温其如玉挺天資之粹和煖然似春見仁心之豈弟雅敦

善道綽有殊能在鄉黨則稱仁交朋友而必信鼓鐘于宫而聞于外名以實揚為善于家而賞于朝官由德懋所以命鄉而論秀蓋将成俗以化民舉孝廉而漢専設科興德行而周使出治行登要仕以樹風聲竚聽詔綸即修慶牘

為人與王通判啓

竊為郡之樂已過所期聞賢者之來不勝其喜庶少扶于陳腐以共濟于艱危為幸之深豈言能喻况兹小壘

僻在一隅民不聊生兵無足食文移憂怖寖致華顛流
冗孤煢徒傷病眼顧事為之叢委豈衰暮之能堪維藉
仁人少恢游刃恭惟身兼數器政在四科治所臨而有
聲課每上而輒最雅宜進用猶此回翔同官而為寮願
託子孫之契因人而成事遂無鰥曠之虞方欲布于悃
懷乃先貽于緘削承顏茲邇拜貺良勤尚冀惠時以綏
厚福

為王元發與李寺丞啟

伏審佩楓宸之寵命拜棘寺之新除顓折獄以惟良雖得情而不喜竊以人主以好生為德廷尉持天下之平必得明允之人共廣寛慈之令茍典獄付之刻吏則為害及于平民漢法本自闊踈唐獄寖成羅織手儆高下人有死生所繫若兹焉得不重恭惟持心敦厚律已清修平日盡誠曾不欺於暗室暮年決獄豈不慎於祥刑宜任臯陶之明使聽召伯之訟庶掃秋荼之密禁以鞠茂草於圜扉某辱在葭莩與有榮耀感昔年之高義何日

而忘聞今日之詔綸云胡不喜

為人賀錢待制致仕啟

恭審謝事中朝歸休故里當畨壽考康寧之日盡出處進退之宜于節甚高豈人能及嘗謂男子生而有弧矢之志賢者進而懷軒冕之榮或富貴而不逢其時復功名之未遂其意偶動蓴鱸之興歸欣松菊之存皆不遇世而為豈云得已而去至若長孺既病而猶卧治伏波已老而自請行雖不害于為賢亦頗乖于知止去就之義

古今罕全振此高風宜在盛德恭惟剛而有守智以能
謀政貴必行頗有疾風偃草之勢事至輒辨曾無迎刃
破竹之勞用能樂天命以奚疑至于當急流而勇退掛
冠神武祖帳都門榮動一時聲喧萬口某荷知有素為
忭尤深屬恪守于微官曾未遑于馳賀顒言眉壽用介
鴻休

為人上李待制謝守城轉官啟

三里孤城曾何裨于共守十行細札媿例辱于蒙休致

無實以得名本因人而成事撫心流汗拜命驚魂竊以
閑禮樂而敦書詩號稱儒將執干戈而衛社稷乃曰忠
臣然而背水而戰者尚或可以求生堅壁而守者所以
示其必死况内無士卒貔貅之勇外無山川襟帶之形
非仗寸誠敢攖危壘顧兹輭熟何補事功恭惟力可回
天忠能貫日昔年論事名已肅于霜臺今日效忠功果
成于藩輔至于開門而詔亡命之卒徒手而入白刃之
營用能結狙詐之心于以攘蟻附之衆以節則天所付

也論功則我何力焉因濫賞之無名撫往事而增感重念某家聲牢落事業湮微遵先人捐館之言有亡弟守城之志初河東列郡悉皆陷沒唯晉陵下邑屢抗妖兇脫萬死于四五年之間棲孤軍于數千里之外及其勢窮而力盡不免身殞而族亡永念痛心為之雪涕頃蒙掞奏迄未數聞一善無稱已第司勲之賞全家死難未書國史之功心且不遑事誠倒置顧回造物始終之賜以為私門生死之榮感德既深祈恩甚切仰惟矜憐必

賜允從

為人賀淮南宣撫李尚書啟

伏審奉詔日邊宣風淮浦丁寧訓誥天子至于臨軒感動嘆嗟父老為之倚杖威生節鉞喜動黔黎竊以治亂相因古今同致然賢哲不畏有禍而扶持唯在得人是以淮蔡叛命者六十餘年滅于裴度河朔失守者二十四郡復自子儀信其賢于長城何止當于萬衆繄此大江之北適當百戰之餘道有赭衣野無青草尚假陸梁

之冠未加掃蕩之誅民多轉徙以居夷誰不謳歌而思漢宜明恩信用撫創痍輟侍徒於禁庭殄酋渠於絶域固嘗大舉莫重此行恭惟德本直方氣含剛大使不義而得富如游塗炭之中見無禮於吾君何異鷹鸇之擊蓋名節俯仰而無媿復進退雍容而可觀宜擁使麾以符民望某身為故吏名齒薦書瞻行旆之在塗念屬鞬之有日願調喝餗以俟環除

為人賀呂相除都督啟

伏審載頒命册誕誥多方極三公保傅之尊撫四海兵戎之寄注安危之兩意天子是毗倫文武之兼資萬邦為憲允維新命屬在宗公綸綍既行神人具喜竊惟宰相之用舍寔繫宗社之興衰考諸前人頗有異論好持重者以不言為有體樂清淨者謂無事為可宗且端拜廊廟而享太平何暇出旗旄而從戎事殊不知伊尹相湯而伐桀乃作阿衡蕭何輔漢以滅秦遂為丞相仰惟都督是總六師東晉獨王導首尊其權南宋在義恭

嘗假其節豈特擅征伐生殺之柄且將責綏來招撫之方風勵百蠻部分諸將任固隆于分陝威已重于專征恭惟勲冠百工道隆三事豺狼巨猾悉就斮誅草木微生咸歸爕理入則屭赤舄而几几出則揚白旆之央央假八路經略之謀兼二府樞機之要雖勞閫寄仍領台司某猥于斯民同依大庇其為幸願倍積悃悰

為人謝朱秀才惠文編啟

猥臨都騎辱貺華編粹然鸞鳳之姿足覯盛德鏗爾咸

韶之奏富有文聲謦膏馥以相霑之瓊瑤而為報喜維
快意慙實厚顔恭惟學窺游夏之淵源才並卿雲之黼
黻流風回雪未方雅詠之孤高趙舞燕歌莫擬華詞之
清艷詩嘗恐其飛去文盡出于立成豈此空疎能窺製
作當前白璧豈乏先容入市南金自有定價何止滿篋
而粲珠琲要當什襲而遺子孫感服之私敷宣罔既

為人與劉侍郎賀冬啟

陽既潛萌氣應黄鍾之律日方南至瑞符太史之占顧

兹來復之辰宜享彚征之福恭惟氣含渾厚心藴忠嘉蚤決殊科陳慷慨濟時之策晚分方面敦豈弟愛民之風尚領真祠久虛禁橐維甫臨于嘉序尚並集于鴻休

辰慶莫遑頌言徒切

為人賀正啟三首

鳳歴頒時知履端之云始椒花獻頌欣嗣歲之聿興肇天事以維新宣神釐之並受恭惟武高傾牧文亞班揚論道經邦久挾致君之術承流宣化猶分共理之勞雖

玆百世之功宜集疇離之社某屬修途之云阻念馳賀
以莫遑頌詠之懷敷宣罔既
虞宫正始爰頒欽授之時周政維新誕布始和之令伊
三元之啟旦均萬彙以齊休恭惟豈弟宜民雅稱邵父
而杜母經綸有自得見蕭規而曹隨時既極於泰來寵
宜膺於晝接仰期難老用介鴻休某雖資唇齒之依共
鼗豆觴之祝其為頌願罔既敷宣
日月會于諏訾爰頒夏正熺烈興于嗣歲載咏周詩物

既趨新時方交泰恭惟榮分國社雅號吏師父老遮道而念留百姓攀轅而惜去膺二千石之爵禄誕受生靈享五百歲之春秋用符天壽聿臨獻歲宜踐亨塗昔迎竹馬之兒童行列彤庭之鴛鷺某望風雖邈馳賀莫遑時已正于三元慶遂臻于五福願兹善頌徒切懦衷

為人謝同官惠生日詩啟

心懐風木方永念于劬勞義重金蘭乃過形于頌詠惟知佩德不敢拜嘉華髮蒼顔迫衰年之既晚陽春白雪

顧妙製之難酬不可彌忘永以為好

為人到任與鄰郡太守啟

半生薄宦好容無壇晚歲專城得州如斗雖小國寡民之甚弱幸親隣仁善之可依未遂瞻風徒深慕義某才侔管晏政比龔黃有三代之遺風號兩京之循吏餘波所暨弱植自安地接郊圻孰謂馬牛不及情同兄弟固知唇齒相資惟冀深仁曲敦雅好修魯衛之政惟君所行效滕薛之爭則吾不敢

為人上沈給事啟

望青瑣于層霄心傾疇昔拜朱轓于下國願足平生旣隨僚吏以瞻風更與諸生而受教與聞聖道如見古人某少賤且貧壯羸多病叩門乞食日月轉於道塗揺尾丐憐志意奪于憂患射偶聞於中鵠心寔愧於承蜩務學豈足以美身得官僅能於糊口望聖人於百世不得其門冀先生之解顔與之並席雖執鞭而不悔豈擁篲以辭勞恭惟學為人師才本王佐射漢庭之策位已

擢于平津抗匈奴之威節獨存于屬國入侍六持于從橐宣風五握于郡符將朝廷故寔之是咨知家世典刑之猶在補三篋而仰安世之強記問萬事而畏伯始之多聞是能博極群書何止身兼數器雅以聖學蔚為儒宗以小巫而見大巫固難比擬顧先進之於後進實藉提攜敢丐緒餘少警昏憒願同曾點衣春服以浴沂毋使孺悲出聖門而聞瑟

為人賀陳安撫到任啟

伏審奉詔日邊分符淮右寅頒德意敦諭遠民父老為之歌呼草木知其名姓凡叨屬郡悉庇宏休恭惟方畧雄深天資偉異頃以一同之旅抗夫全敵之鋒至使賊不交綏市無易肆捷書上奏黄屋改容盟府第功朱輪出守鼔功名之飛騄激庸懦以沮羞朝廷固已深知敵人不敢南向卧遼東之戍鼓孰不聞風俯并門之長城宜煩坐嘯即補衮職行逢璽書某俎豆之學不足知兵斗筲之才可使治賦偶當狐壘竊庇大邦限以居官阻于

趨慶其為忭舞罔究敷宣

為人答呂縣丞啟

平生不學繆操製錦之刀晚歳同僚遂見出囊之穎窺玉海千尋之輿資洪河九里之餘已及瓜時即瞻芝宇恭惟相門華冑聖世英豪智略高明事無遺照才猷沉敏功可立成尚階州縣以施勞未與風雲而借便行將奉十行之詔豈復終三年之淹某自笑蒼華不堪朱墨簿書堆案身久没於塵勞篳楚傷心政甚慚于豈弟動

乖素志深媿前人豈期治劇之非才反得因人而成事幸為莫大喜實難名

為人到任謝鄭郡太守啟

僥倖得州僅能如斗逡巡避地未免循墻逮玆入境之初復有善隣之幸恭惟才堪治劇仁足撫疲李將軍之才器無雙虜皆知畏黄潁川之治功第一課已上聞雖是小邦介乎大國庶緣資藉少竊便安顧諧齊魯以同盟敢效滕薛之爭長况大君有命方建萬國而親諸侯

則善人爲邦當睦四鄰而藩王室徹封嶌爾高誼赫然
愧馳謝以未遑徒望風而遐想

為人回交陸朝奉啟

昔同里閈念相逢十載之前晚竊交承爲他日通家之
好禮遽先於麗藻情實媿於空疎恭惟文擅三長身兼
數器邃於經術指毛鄭爲淺聞決彼詞科笑晁董之未
直蓋皆世所傳如此於鄉邦之望最高宜擁一麾尚淹
半刺用賢爲晚授代實榮度綿力之甚駑安能十駕而

千里思賢者之至切可謂一日而三秋儻未被於賜環顧即瞻於行旆尚稽覿德更祝珍頤

為人賀王參政迎皇太后還宫啓

伏審金根旋御歡洽當時石室藏書勲垂後世殆君臣之一德終母子之如初福自和戎治臻萛枕恭惟直亮身持而剛介有守清修表物而儉素難名方汲黯之在朝羣姦自戢逮楊綰之見用侈俗潛消宜繫聖心參持大政凡斯猷之入告皆與衆而同心故和親以息匈奴之

兵遠師高帝而用幣以結契丹之好近法昭陵遂正位
於兩宮乃均休于萬國恭導法駕共候寢門格大孝以敷
聞自元勲之協贊事無前比力豈人為在方册有所未
聞罄禺彝未足盡記山川冒涉既勤扈從之勞廊廟登
庸爰陟台衡之峻某欽聞盛典徒激微衷屬坐守于舊
藩恨阻馳于慶謁瞻風甚遠聽德惟勤

為人賀朱僕射鎮宛陵啟

恭審法駕臨軒路朝頒册召尚父而起北海命畢公以

保東郊方衣衮以出封将屨舄而入相繫民休戚為國重輕恭惟夙蘊嘉猷進當天綷蕭曹名大依漢家日月之光房杜勲高乘唐世風雲之會乃心在于王室成績紀于太常曩維妖孽之肆凶至使兵民而太恐曽不勞於叱咤卒已奠于危疑用能垂紳措笏之間而有持危扶顛之效殄渠魁之元惡復安問于狐狸見無禮於吾君遂一空于燕雀姦雄喪膽而色沮父老倚杖而涕流立國大勲為時元老人皆謂功成而名遂上方欲言聽

而諫從擇藩輔而建上公暫分漢土圖舊人而召故老後握商衡成命敷聞羣心共喜某身雖賤隸名在羣寮行將摳衣以趨隅遂獲望塵而雅拜昔偕庶類但由鼓舞之中今若碩金親落鑪錘之内壹趨鈞幕永作門生敢期流落之餘有此遭逢之幸

為人賀安撫趙殿撰到任啟

伏審對揚中檢分帥劇藩靖邊境之繹騷布王猷之允塞爰諏剛日載肅治辰竊以分寶玉以展親周大封於

同姓王子弟以建國漢永鑒于孤秦用綿蕃衍之支以建藩維之本誕時哲后克憲徽模式勤敦叙之仁俾宏經濟之略稍由符竹入綴鵷鸞將使秉鈞而維四方何止修德而固宗子况郊圻之未靖資屏翰以尤先何當雅歌不妨坐嘯滅烽卧鼓知永護於北門緩帶輕裘遂一清于强寇眷維心膂倚以折衝恭惟静以有謀清而容物空囊羞澀無劉寵之一錢食几蕭條有庾郎之三韭何曾設厨傳以娱客維是謹農桑以厚民宜兼秘府論

撰之名更被賜書勉勵之寵蓋崇鉅鎮用寔遠圖某竊食泮林本無吏役覿風森戟辱從賓游欲隨燕雀以飛揚頗恨江湖之渺邈願言珍啬進茂寵靈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五　　宋　周紫芝　撰

啟二十五首

為人謝韓侍郎舉自代啟

總憲文昌承聞真拜飛章中禁遽及微蹤位畀既躐于等夷才薄頗乖于名實私恩下逮公議弗俞竊以自代之舉知本于前朝之故寔示上臣事君之義當明庭渙號之初究是宏規厥有深意然惟善能舉其類務在得

賢而擬人必於其倫豈容倖進如某者學不至博才無所長偶以庶僚猥叅朝列一行作吏念久去于故鄉何自為郎徒退隣于老境静惟持禄深慮辜恩况越輩流驟加推挽鼠肝蟲臂方自聽于死生鳳翼龍鱗敢輒期于攀附羽儀冠冕黼黻條章久持三尺之平反深體一人之寛大謀謨獻納唯推轂于人才輔弼賛襄将入持于兵柄欲吹噓之增重故汲引以相先用敦廉遜之風益負叨逾之愧義高山嶽銘在肺肝誓堅報塞之心少

答稱揚之賜

為秦安豐上宰相啟

假守邊隅無樽俎折衝之効宣風裔俗皆廟堂懐遠之謀既竊禄以逾年徒感恩于末路未知報稱祗益驚危伏念某才術空踈吏能淺短揣五技必窮之分本百里治賦之資付以偏州頗逾涯量責其善最蔑有稱聞懐負乘斯奪之憂有小器易盈之懼至若幽薊滅烽而民皆安寢四郊無壘而國乃休兵實遠人徠文德之修亦

上天降和戎之福遂令蒙陋少借便安享清淮梨棗之秋獲豐歲農桑之利妻孥飽煖鼓角清閑此上相致治之功在守臣何力之有輯寧庶土藻繪王猷掃中原百戰之塵同歸至治考自昔扶顛之相誰可齊驅治國是之難回忽頌聲之交作顧維淮浦先被商霖投戈而務息肩當光武罷兵之日堅壁而不生事乏魏尚臨邊之能願寛鞭策之威少効桑榆之力庶謀裨補上報生成暑候寖隆帡司燕肅冀綏戩穀均惠黎元

謝王侍郎薦舉啟

職在版曹猥司賤事名塵斧扆遽辱華章雖異數之難逢恐師言之未盡茂無徵效徒有厚顔伏念某蓬蓽地寒崦嵫齒暮滋蘭在晚豈無意以自修種豆為萁蓋有求而不偶作晚歲入官之計屬古人投紱之餘未聞遴援之知非猶作司空之耐辱安天與譁窮之分心寔可憐無家傳教倿之言人誰見喜宜遭蹦藉何所怨尤驟驚意外之風波益念人間之邱壑致身不早敢辭下笑

於陳人見事甚遲嘗恐難逃于敏手方且在聾丞可去之數何以蒙盛莊有味之言寵以褒詞彈隋珠於無用錄其菲質嗜昌歜以謂何第激微衷難量厚德兹葢伏遇天資偉異雅量恢洪摛筆下之詞章時髙製作鑒朐中之人物自有姸媸亟進掌于邦圖乃從游于禁闥凡此猷謀獻納之意見于雍容言笑之間至若薦論尤光寒素俾兹孱吏亦備歲員但憂垂盡之年未有報恩之所某敢不懐仕非為貧之念佩老當益壯之言據馬援

之鞍固已慚于衰暮補仲山之衮猶幸覩于光華

賀秦太師賀宰賜第啓

渙宸綸而錫命瞻厦屋之帲幪俻法駕以來臨接天顔于咫尺思與忠臣而燕樂蓋知天道之光明寵自雲霄風傳棨戟竊以扶顛持危者宰相之職崇德報功者人主之心論勞逸雖異于成勳熙至燕安乃終于同樂晝烽夜燧既安遐邇之心燠館凉臺當處尊髙之府遂瞻營室而揆景乃法台階而建居惟其舉明主三代之隆是

以得上公九命之制崇堂數仍安風雨之如山賀客一時喜簪纓之滿路遂肅鳴鑾之噦噦來臨大府之潭潭親屈六飛俯勤三接方雲天燕樂禮行于君臣父子之間而黎庶讙呼事繫于宗廟社稷之重恭惟格天道大調昆功高扶邦家累卵之危繼明聖止戈之念銷兵不用致武偃而文修致治無為遂禮行而樂作帝安斯寢民奠厥居顧軫念於劬勞宜大新於輪奐賜鄭侯之第未比功名幸亞夫之營豈為榮曜某鈞陶小器螻蟻微情願

維壯大之居永介期頤之壽隆恩厚禮曾未數于五侯
盛德隆功將遂傳于八葉

謝禮兵部架閣官啟

分曹領事久罹管庫之勞拜命易官但謹簿書之分便
從已請恩豈人爲竊以書契肇于伏羲之初字畫變於
蒼頡之後事爲寖廣文字滋多吏疲刀筆之勞書極權
衡之重文移載路案牘如山况六曹分隷于四司而庶
務統臨于諸道考本朝之故事蓋各掌于有司見今日

之官儀喜再逢于盛世不圖除吏首辱蹠恩伏遇位及三公功加百代屈人以不戰俾同堯舜之兵致治于無為仰格成康之俗未嘗遺鏃而定禍亂曾不旋踵而告太平既綏靜于邊方大恢張于治具祀無文而不秩綏神祇祖考之休官有廢而必修見典章文物之備詢咨者艾蒐訪闕遺乃足百官之員以成一代之制初不與人而求備至容擇地以圖安遂遣非才首承兹之某敢不恪守修持力扶疲軟飢鷹在臂猶有待于一時老馬

識塗詎可堪于千里當安螻蟻易足之分少酬造化曲
成之私

謝敕局删定官啟

一官從禄久蠹太倉三尺讐書復塵妙選再置清閑之
地益銜陶冶之恩佩德難忘論報無所伏念某性資昏
鈍門地衰寒顧隻影以自憐念平生之寡欲蚤時操管
嘗跉踔於功名晩歲泣塗撫凋零于鬢髮宜長故里歸
讀舊書然而次山猶漫于為官政以陶令尚須於乞食

人憐鼠技無取寸長自料蠅營僅能一飽豈意無名之寵忽加垂盡之年不俟終更復叨器使援此沉淪之迹成于頃刻之間聞命周章撫心驚懼伏遇格天道大輔世功高征車朝返于四垂驪御暮回于萬里開元之息邊事宋廣平之計為多貞觀之致太平封德彝之心必愧人皆樂成康措刑之治孰知本唐虞不戰之兵方大聖人之有為宜衆君子之畢集豈容疵賤尚此饕榮某敢不上體深仁力圖報効知漢高帝約法之意止在三

章而蕭丞相定律之功垂于萬世顧少勤于刀筆庶永託于鑪錘

謝敕局政官啟

入奏成書誤當賞格俯頒明命例易官資曾無刀筆之勞亦拜絲綸之寵名雖不稱恩實有歸竊以法雖麤而烏可不陳令一出而弗惟其反必明損益因革之義以修律令格式之文繄昔聖君皆由是道周王垂革豈無燕翼之詒謀商后承家必鑒先王之成憲況廟廊治定

之日適禮樂制作之秋既稽考于舊章猶緝熈于大典載加參訂益謹布宣宜得修飾潤色之才以著寛大和平之治退循幾極無取分毫習唐室之憲章第慚賈傳通漢家之世務豈若倪寛何此濫恩亦需寒士伏遇致君堯舜濟世成康兵既偃于修文治乃期于止辟謂明主弘九重之化雖獨運于聖神而有司遵三尺之文所宜頒于詔令倫條章之上跡頒賞典於維均固知無實而得名亦幸因人而成事叨蒙大施猥録微才俾稍抜于

選曹將漸塵于朝列某敢不捫心自幸竭力扶衰拳曲小枝既誤蒙于斤斧虺隤老馬寧敢後于駑駘庶遂晚塗仰酬大造

謝樞密院編修官啟

史局揖官已久慚於尸素樞庭就列曽不俟于終更雖大造之曲成顧小才之安用但虞非分疇敢為榮伏念某蓬蓽餘生桑榆暮景頃由羇旅猥玷冠裳初無科第而入官不循州縣而改秩既歲乏羣吏之最徒月費水

衡之錢拂几讀書得文字優閒之樂掩門晝卧無官曹拜伏之勞如是者蓋七年于兹論功焉則寸長何取方虞簡黜遽辱甄庸未躬耒耨于田廬猶使編摩於政府豈繄寡薄亦預記憐仰慚滲漉之恩下被朽枯之質伏遇道侔伊吕功蓋管蕭肆兹不世之才大創無前之勣長蛇豐豕寧勞叱咤之餘玉戚朱干遂底文明之治謂聖世典章既已備具則太平事業何以復加唯需小大之協心相與維持而共守不期暮齒值此昌時某敢不

進竭愚駑退安寒陋庶効勤于絲髮冀少雪于叨踰雖
恩若邱山義有難酬之重而情均金石中含不變之堅

謝權實録院檢討官啟

制命由中攝官非次自揣見聞之陋莫裨蒐講之勤譬
正舊章既誦金科之目鋪張大烈復窺汗簡之文五換
律於歲華兩備員於宰府退量忝冒徒切驚危兹蓋伏遇
上為聖朝廣開賢路乃大明于黜陟爰登用于賢能一
德同心共底嵒廊之治奇言異行不逃斧鉞之誅豈曰

妄庸之人可以僥倖而得而乃憫其窮悴被以光華淬磨一割之刀固難施于游刃鞴斅百年之本猶不棄於朽株假以他官使有常禄況倫史館文字之職為儒生幸會之榮博極羣書無胸中七略之富鋪張偉績愧史氏三長之稱聞命為憂獲愆是懼某敢不秉千載方興之運樂平生難遇之時夙夜維勤死生一致雖暫承人乏實有愧于前賢而内畏師言兾少申于晚節

賀強奉直知常州啟

恭審奉制明庭擁麾大府官唯平進固嘗嘆十年之淹
政必上聞當不過三月之久會聖書之一出喜公議之
猶存人患無稱才難終蔽恭惟衆推宿望世號名家積
盛德以至深蘊高才而不露平時許可目短曹劉壯歲
功名心卑管晏果臨戎而不懼知有勇之為仁念昔寇
攘俯臨治境兵方持滿公獨解衣援孤壘之將沉脫羣
生於垂盡人期結草誰復抗章雖盛烈之不讐顧忠風
之未泯稍優倚重用激疲庸名當流於千古載之問事蓋

白于二十年之後享人生五馬之貴固已恨遲饜筋下萬錢之餘猶為未晚某昔同氓庶獲免鯨鯢幸盛事之親逢悵餘生之已老勉從寸祿方為酒毋而助摧酤退省私心願隨厦燕而陪賀客

賀秦太師改封益國公啟

通爟火以親祠爰重配天之義載太常而紀績首疏胙土之恩既申錫于隆名乃對揚于休命衣冠歆艷宗社滋榮恭惟盛德體仁陰功及物休兵解甲知黷武之無

威繼好息民故交隣而有道邊烽盡滅使幣相望俾狂

瀾既倒而復回本善師陳而能勝雖盡忠竭節在皐夔

稷契而不過至扶顛持危豈房杜姚宋之可及禮樂因

斯而大備君臣俱欲于無為乃即南郊以秩元祀神倉積

而粢盛必潔景鍾奏而律呂遂諧蒼璧蔵儀八陛合圓

丘之制清臺占象五星呈同色之祥大禮既成淵衷載

喜謂告太平乃文祖之德而祀明堂則周公其人揭一

德之名本取精忠之意錫益都之號又歸輔弼之功皆

出聖神之自知考諸書傳而未有某論才雖陋感德則深草木至微亦繫造化生成之數蟲魚遂性豈無游咏鼓舞之情乎

回鄭教授啟

昔年姑孰䆮聞隣境之聲投老江干忽有同寮之幸況曲貽于妙制尤深激于懦衷恭惟學貫羣書身兼數器漢庭射策已魁中于賢科泮水采芹想常資於善教觀文詞之秀發知師友之淵源戴侍中之談經行聞

重席鄭廣文之好客寧恨無氈其竊專城年將謝事唯恐鈍遲而獲罪庶依强敏以扶衰千里聞風固難忘于傾倒一樽相屬幸將托于遊從即遂瞻承預增欣躍

田永興令啟

歸老故鄉未能投紱剖符中禁遽竊為邦賴遊刃之有餘庶因人而成事見賢良邇為幸實多伏惟儉以能勤寬而有制令行三月共歌仁政之成歲熟千家坐致齊民之富將見三春之馴雉何妨一笑以鳴琴藹著休聲

合登善最某衰難堪事拙且自安驅馳行役之間想像風猷之勝即瞻標矩預切懽忻

到任謝田太尉啓

持版徧州始從羣事宣威幕府偶托巨麻未諧維石之瞻徒抱摇旌之念跂崇墉而尚遠馳謝牘以猶稽恭惟韜略名家公忠許國任已肩于三事勲久塞于兩儀早輸社稷之中自致風雲之會漢文景之諸將李將軍之技無雙唐肅代之名臣郭尚父之功第一行膺異數用

答元勲某來自日邊已臨江表方布宣于詔旨況交肅於軍容望灞上之營屯瞻風密邇拜禁中之召節聞命匪遥

到任謝秦太史啟

竊食行都久塵下執分疆列郡復玷明恩念寵貫以無名揣中虛而增惕已偕父老共慶隆平伏念少小授書蒼華為吏進瞻表著未親州縣之民亟佩印章莫任承宣之責用雖榮于躐次心實懼于罔功唯有奉聖朝寛

大之書可以希昔人平易之政盡循三尺固當欽慎以無違恪守一心猶恐疲駑而敗事夫何差擇偶及奇窮兹葢伏遇位極三公任專一相印銷六國陋子房輔漢之功干舞兩階啟大舜格苖之義回曩歲好爭之俗悉為平時無事之民致兹假守于桑榆亦使例安于符竹某誓堅末節上報殊私歲且豐穰敢自書于下考士雖寡少願敦勸於諸生尚可助太平粉飾之華庶幾効俗吏涓塵之報

謝秦觀文啟

觀上國之光屢更𢌿歷竊太倉之粟遂綰漢章爰奉詔音已親郡事思非有自幸豈得斯竊惟當今號稱極治國是既定人敢異心民風大同下無殊俗躐羣賢而並進底庶政以為隆氣叶于朝薰作太平之氣象和于野肇為豐歲之祥況永興邈在大江之南於列郡最為無事之地山川襟帶魚稻阜蕃訟簡民恬本廟堂調一之効力疎政拙享庶邦燕息之娛致是疲癃坐安歲月伏

遇望高巖石位列台纒斧扆臨朝會風雲于千載衮衣調鼎知中外之一辭雖雍容侍讀之間有密勿進思之助人情所繫主意謂何將踵前修即膺後拜某久瞻鈞席猥庇餘麻朽櫟不才託社垣而增重華顛為用畀羣壘以非宜力圖報塞之方誓有糜捐之日

與江州守李郎中啟

守附庸之國敢忘事大之心依唇齒之邦竊有善隣之願況茲假道獲遂瞻風跂森戟以非遥喜登門之有日

尚羇行役如奉笑言恭惟才智兼高聲名四出雍容華省號表著之羽儀綏阜遠民作東南之藩屏逮入境而問俗知為政之有方豈弟慈祥醖為豐歲敦龎純固藹著餘風既善最之攸聞顧召節之甚邇某猥分郡寄行見吏師仰君子學道之成久欽仁術慕善人為邦之効顧授至言期進覿于威儀可盡陳于悃素

謝總領汪大卿啓

四方隨牒久去高門千里拜恩獲依天府未作終焉之

計偶臨蕞爾之邦弱植有依私心倍喜伏念某年齡寖暮筋力俱衰求遂兔裘之營蓋將安往誰作綈袍之念殊復可憐豈謂廟堂尚分符竹况斡旋軍賦方持諸道之權而霑丐恩波尚倚門生之舊庶容疲軟假悉須臾恭惟位在九卿望傾百職自出持於使節忽屢易於歲華足食足兵自得理財之術載橐載戢助成偃武之功明效益隆公議甚久當乘鋒傳亟上鑾坡某懷紱去家脂車就道已差朔旦躬布治條効小邦廝養之供疇敢忘

於公上待明主嵓廊之峻恐遂失于依歸

回張侍制啟

拜寵明庭升華內閣猥叅朝議敢先慶牘之馳辱貺牋縢𢹂玩摛章之麗禮逾其分愧切于中恭惟氣直以剛文多而富才猷宏遠而甚偉識度高明而不凡頃去中華寖更年歲來從絕域驚仗節之猶歸獻存異書笑象龍之何用忠信既行于蠻貊聲名旋達于至神果聯禁闥之榮猶奉真祠之請眷懷優重節義光明某久慕風

規素懷傾屬茲曲蒙於寵記徒倍切于瞻風秋暑向闌
德履增粹念江山之攸阻欲拜舞以何由

謝喜雪詩啟

上帝垂休偶同雲之應禱騷人流詠繼白雪以成歌不
敢貪天之功自顧何力之有過蒙褒拂殊佩寵光隴上
麥生幸已占於豐歲樽中酒滿將遂切于餘閑

謝沈祕校啟

舊社未歸念餘生之老矣故人相見追往事以凄然更

沐新詩少光衰緒人間聚散真乘鴈之去來句裏風流慰飛蓬之飄泊過情垂譽佩德興懷未遑持刺以踵門聊復引詞而叙意

謝王秘校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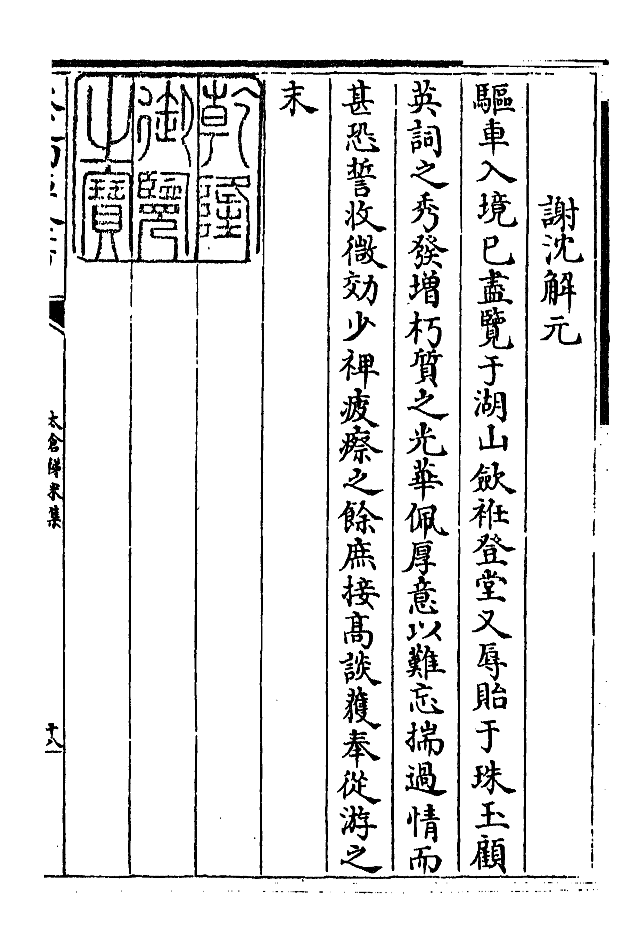
竊祿何功固深慚於善政逃名甚久猶及見於斯文諒非儕俗之言頗有凌雲之氣一枝笑折知難弟之先登萬選何疑料巍科之必中黄鵠即看于高舉老馬無意于長鳴徒辱下臨夫復何補未遑投謁尤極感懷

謝吳秘校

少年習氣固知嗜好之殊晚歲高文頓復神明之觀逃空虛而甚久聞韶頀以殊驚顧此蒼顔華髮之餘敢佩明珠白璧之賜永言為好何日可忘

謝何秀才惠書

都騎見臨高文為贄窺華詞于製作知妙學之淵源嚴什襲之常書疇敢忘于雅好脩片言之報札姑自志於中心



謝沈解元

驅車入境已盡覽于湖山斂袵登堂又辱貽于珠玉顧英詞之秀發增朽質之光華佩厚意以難忘揣過情而甚恐誓收微効少裨疲瘵之餘庶接高談獲奉從游之末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六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陳　賓

欽定四庫全書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六　　宋　周紫芝　撰

啟十六首

謝王效正

分臨偏郡何補事功寵貺華文遂光衰朽自笑陳人之陋遠蒙長者之稽稱實出于過情意甚慚于掠美敢遵仁誨勉効初心聊修骫骳之詞少答勤渠之賜

答彭運幹

望千里之門牆邈如世外拜五雲之書札怳若夢間偶需試守之恩猶假過情之寵雖寮友之義甚篤顧小人之愧爲多恭惟海内名家大流偉器少年得譽衆人號寧馨兒壯歲効官舉郡稱霹靂手恨茲淹泊未快騰驤視才器之不煩知富貴之未晚某介而寡與老且可憎遊專三日之城已過一生之望形容盡變豈是昔人笑語相歡漫思前日厭塵埃之汩没想詞翰之風流跂望華軒來臨獘境雖無歌舞愧爲郡最樂之言尚有湖

山作故人相見之地抑又何哉

回韓朝奉

吳牛望月顧筋力以何堪越鳥歸巢唯鄉關之在念況
恢台之善政方霑丐於吾邦未遑展桑梓之儀豈敢拜
翰墨之賜事誠倒置心不自安恭惟才絕九流書窮七
略藏庖丁之刃雖未究於設施出毛遂之錐固已知其
超卓哦句兩松之下飛聲雙闕之間誦退之遺醞之文
精識莫及聞安國議戎之策忠厚可觀當文黼黻之青

黄尚屈簿書之朱墨借玉階方寸之地行望蓬山下金泥尺一之封即分郵傳某老之將至時不再來悼齒髪之已衰顧筋骸之難强青鞋黄帽徒濫厠于冠裳白髪蒼顔豈足塵於表著望故山而何在問征夫而未能覿德尚遥望風增切

答劉縣丞

携家去國懐綬得州老手蒼華笑江山之牢落高文絢爛寵車騎之雍容非所宜蒙豈不重愧恭惟天資沉厚

妙學精深清德尤畏于人知廉操久為于民表揭從河朔轉寓江鄉閒遺愛之尚存近在屬邑恨相從之已晚猶隮英標其吏道非長聲稱甚寂鈍拙頗慚于敏手循沿難草于陋風尚貽慷慨之詞文此枯瘽之質與聞謦欬己足慰于生平况遺兒曹獲稍親于函丈其為欣抃罔既敷宣

賀秦太師脩景靈宮加封

原廟繕新克廣奉先之孝嚴宸命誕聿彰輔世之勳渙

汗既敷羣方交抃恭惟望隆三事位正六府挾風后力牧之才輔唐堯虞舜之化持危任重再造功高決漢家之謀猷大者才過二三策永周家之歷數遠且至于千萬年宗廟既以益嚴祖考莫不來格遂昭輪奐用潔齊明儼列聖之邃容垂後昆之景福祀清廟而執籩豆爰修顯相之儀游渭北而出衣冠因講薦羞之制蓋天子以尊祖為孝而大臣以制禮為先躡茲社稷之功盡出廟堂之議宜大須于綸綍用永貴于宗公逮

魯國之宮尚陋奚斯之作閉漢皇之次徒聞稷嗣之言

允屬昌辰乃蔵熈事肇稱新邑之祀當在聖臣上憲

太徽之宮亦稽故典某猥膺郡紱恪守邦圻奏告示虔

但馳神於寀錯落成交慶恨阻賛於陶鈞

賀秦太師郊祀加封

神丘肆祀格景貺於蒼穹宣室受釐被鴻休於上宰爰講

明禋之報誕彰顯相之勲命冊攸頒多方胥慶竊以非

聖人不議禮唯孝子能饗親顧兹展錯之儀屬在休明之

旦周公得卜既脩元祀之文后稷配天用示尊先之義
祖考為之來格福祿以致攸同藏熙事以告成霈湛恩
而敷錫恭惟賛襄元后師保萬民自振古以來考百王
之事惟玆一德悉蓋前聞用能不挽天河盡洗甲兵之
燮未移桑蔭大興禮樂之文乃築圜壇以就陽位望拜
竹宮而流光正集既通爟火而神馭宴娛宜錫美封大
光元輔其猥分郡綬阻拜鈞庭聆鬻鬻之清音嘗仰瞻
於霄漢望岩岩之維石徒激想於肺肝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賀秦觀文郊祀加封

服大裘而祀上帝推后稷以配天命作冊以告周公慶伯禽之拜後禮行以郊而百神受職賚封於廟而四海歸心凡有識知舉同抃蹈恭惟運逢千載道合一人以不世出之才遇大有為之主倏際風雲之會起於日月之光射策漢庭天子為之親擢讐書東觀太乙至於下觀薦被光靈進參法駕討論墳典掌宗伯之禮文潤色

絲綸草北門之制詔久雍容於經幄旋秉握於樞衡雖勤謙德之光益示宸衷之眷保傅亞上公之重德爵兼達尊之隆况祇肅於蒼穹遂聿彰於景貺紫壇奉引既顯相於明禋黄屋均釐宜祇承於休命某猥分江壘阻造鈞軒跂望車塵曾未遑於慶拜載瞻巖石竊有冀於

鈞陶

回南康徐中大

介乎大國未脩交際之容蕞尒小邦唯資唇齒之助辱

貽書之俯逮徒汚背以增羞恭惟人望崇高天資静重一時麟鳳久為朝路之儀千里金湯猶藉藩方之寄恢餘波而霑丐粲尺牘之情文振起頽風光華暮境其儒酸未改吏術無聞雖假一麾徒有簡書之畏遥瞻五馬方從水石之游顧覯德之未遑唯嚮風而尤切

謝生日詩

桑榆就景已歎流光錦繡飛牋遽貽盛禮方劬勞之在念辱頌祝以祈年佩德雖隆撫躬何禮平生朴拙常遭

非意之嗔此日光華敢竊過情之寵徒增永愴莫喻感悰

回莫解元

乘銳而來將觀筆陣易地以戰遂擅文場念老將嘗辱於敗軍而鏖戰與聞於奏凱華緘聿至慶忭增深恭惟天授偉才家傳妙學冐中書傳富有五車筆下波瀾倒流三峽爰被外臺之薦亟登天府之書解數千牛刃已游於餘地飛九萬里背將負於青天某仰德方勤聞風竊

喜江邊並席雖未奉於笑言玉陛臚傳行再馳於竿牘

回光州曾郎中

江國養痾夢懷鄉井高軒假道遂見故人念竹坡當日之游慨霜鬢六年之別方𨵦山之在眼驚翰墨之來臨恭惟文采傳家風流絕俗詩騰淮楚舊歌沔鄂之章名在冕旒高壓藉湜之輩宜就班於文石猶擁旆於邊方豈非歛三州豈弟之餘聊以慰一方撫摩之望想當飾吏必有異聞某一落江干兩更歲事身隨乘鴈時照影

於滄波心戀雲山已卜居於廬阜不期楚尾復對荆州一札詔書行拜賜環之寵五日京兆尚堪陪燭之歡

與廬漕

命郡太守而共理本以為民遣部使者而觀風雅宜從俗聞擁光華之節來頒寛大之書馳傳所臨黎民胥慶恭惟躬豈弟慈祥之徳擅風流緼藉之稱究其平易以近民蓋由儒雅而飾吏石渠流水雖久去於圖書西掖高梧宜入陪於鵷鷺方示九重之寵眷尚勤千里之

轉輸其猥屬列城與聞使旨將歸故里迫京兆五日之期粗免常刑皆蘇章二天之庇行遂周旋之奉獲聞謦欬之音但遐想於車塵冀旣瞻於馬首履玆寒冱願愼保綏

賀秦太師

日從靑道當嵩精出應之初計上甘泉乃萬國朝元之旦羣公薦璧天子受圖凡在溥臨共躋亨運恭惟名髙有相位冠三公利厚澤于生民合忠言于明主講成周

之五禮著在典章諧虞氏之八音格於鳥獸定大策於
廟堂之上斡化權於掌握之中道與時而偕行壽因仁
而益永三元謹始百順是宜某假守江壖遽辭台鼎遂
阻稱於壽爵徒引望於鈞庭

進書賀秦太師

詒孫謀以燕翼子既纂成書渙大號以揚明庭爰須罷
紵布在文武之方冊參諸堯舜之典謨夷夏交孚神人
共喜恭惟周邦元老商後聖臣羽翼六經襲孔子刪詩

定書之志陶成萬化當周公制禮作樂之朝偃兵革於邊
方混車書於區夏寶隣脩好上帝降康適國家閒暇之
時乃文物脩明之旦聖謨具在宜增唐帝之煥章武
烈既昭當矢周宣之文德載之巨牘寔頼宗工聿追河
洛之圖書俻述帝王之儀憲奎躔騰曜粲若雲漢之昭
回金匱寶儲永作邦君之軌範緊此聖人之作允為論
次之功宜極褒嘉以旌殊烈凡在陶鈞之内敢忘抃蹈
之情某久沐恩波尚塵廩粟琅函蘂笈頼鍾山秘典之

藏羽蓋霓旌想漢殿皇儀之盛莫遑展慶徒切望風

賀秦太師待制作首元

武偃文脩功歸社稷隂施陽報慶在子孫決巍科者世宜有其人居元輔者兹因為之漸事光千載榮動一時常觀自昔富貴之家未有不閑典麗之習況肯心游於藝苑疇能身致於雲衢操管濡毫俯同寒士垂紳正笏驟即禁塗既魁四方俊傑之人遂拜六閣深嚴之選華胄增相門之重異恩加主眷之隆盛德所鍾榮光自遠

冕旒三接方體貌於大臣衮繡一詩將流傳於奕葉恭惟坐而論道忠以事君創從書契以來未見勲庸之比雖有傾河之辯博莫可形容譬若太虛之清明誰能繪畫要其用意唯在好生積二十年不殺之仁享三千歲無窮之壽餘波所溢後裔宜蒙發策決科如探囊而取舊物傳圭襲組必繼踵而位台衡功蓋古今報同符契非私情之敢佞信輿議之咸歸某覺陽修途阻趍大府徒與江湖之士共作美談難陪冠劍之流躬陳賀禮

賀秦樞密

布綸綍以宣猷亟頒周誥總樞機而正位遂本漢兵凡庇宏庥舉同欣抃竊嘗遠稽舊牒歷數前朝以宰輔而傳家固宜有此至父子而並用實所罕聞維師臣建不拔之功故聖世舉非常之典門開二府位次三公雖隅坐以賜屏始拜一家之慶至處中而當軸行流八葉之芳廟社增榮衣冠歆艷恭惟恢宏聖道師表士林以鼓吹六經之文領條奏七畧之任文臻高妙極詞臣典誥之華

識洞邃深為聖主緝熙之助方其雍容帷幄之際已有賛襄廊廟之資豈獨結於主知蓋實困於人望果由秘殿進長樞庭職善國人比周司徒為何足美世傳經術在漢丞相則不同朝方以昔賢茲為盛事觀懇辭之甚力審隆眷之難回所以保國歷年之期豈但慶公私門之福其濡恩甚久為喜實深聊陳賛説之詞以寄報酬之意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七　　宋　周紫芝　撰

書一首

上皇帝

臣一介微賤身在田野未嘗素官於朝不習祖宗典故不知朝廷治亂安危輒敢游談妄議以干斧鉞之誅誠不自揣其愚徒以平日父兄之所訓誨朋友之所傳習有得於方册間者皆可以為今日鑒至於學士大夫之

所談說閭巷匹夫之所議論與夫黃童白叟相與垂涕感泣而言亦可以察民情之利病究當世之得失臣於二者豈不聞其一二夫既有所聞於古又有所聞於家身為陛下涵養之民心非木石粗知臣子忠義之方其忍不為陛下言之臣聞漢遣蘇武持節匈奴遭緱王之變為單于所繫其後昭帝即位請於匈奴而得之甘露單于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形凌烟以著中興輔佐之助興平之際天下大亂蔡琰為胡騎所獲入於南匈

奴魏武帝素與琰父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卒為烈女以光漢室蘇武一使者蔡琰一女子於當時安危治亂無所繫而昭帝之與魏武於二子非有父母兄弟之親痛不切於肌膚猶不忍中華士族流落異域以為天下後世恨且區區救卹之不暇況有天下太父母宗族俱墮異域可以恝然不為之慮乎今太上皇帝於陛下為父淵聖皇帝於陛下為兄其尊與漢之視蘇武為孰重皇太后於陛下為母其愛與魏武之視

蔡琰為執親況金人甚强憑侮中國無所不至敵騎再入遂陷京師二宫之尊宗族之親相屬於道者三千餘人皆冒炎熱涉沙漠屈身蒙恥未有反國之期則其羞辱痛恨之心與漢魏之視蘇武蔡琰為孰甚三者利害較然明白固不待臣言矣在陛下豈不懷問寢之思與在原之念欲迎兩宫以雪宗廟之恥而快四方之恨乎陛下果有意於此臣不知其何道而可以致然臣以今日之勢為陛下籌之雖驅天下之兵以脅之不足以當

其強竭天下之財以餌之不足以厭其欲盡天下甘言
以悅之不足以回其意使子房為謀臣侯公為說士猶
未足以決勝負而定安危也況臣之愚乎臣不敢誣陛
下以高論撼陛下以危言竊為陛下深思之不過一言
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無它在力救前日之
弊耳陛下亦嘗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黜
涉不明剛斷不足此三者所以召禍亂之本也仰惟太
上皇帝恭己南面垂三十年思厭萬幾以禪聖子厤謀

神筭斷自淵衷當時百僚誰敢言者大臣李綱自九卿中首建此議危言讜論天下聳聞淵聖皇帝博採師言擢置左右曾不旋踵復以言罷太學之士與父老百姓俯伏闕下叩頭流血以請復用者不可以鉅萬計敵人聞綱復用一夕為之退舍數日為之歸師則綱之用豈不繫一時之重哉奈何未幾惑於群言委以兵柄遂致覆師以貽竄逐朝廷知其為賢既委以輔相豈當復責以將帥之任既責以此豈容小衂便加大譴自古

人君倚信大臣自當斷以獨見不可搖於異議前日朝
廷之於綱其用也以百姓譽之其去也以羣臣退之是
大臣之進退不由人主之公心實出衆人之私意使綱
雖欲奮忠慮爲國家排難解紛其可得乎臣於綱非門
生故吏平生未嘗識其面目聞其聲欬而其言及此徒
以天下之所係望萬口一音有不可掩者今朝廷既已
用綱在臣亦何必更言臣猶慮綱專以忠義自許未免
孤立於朝功日益高望日益隆則讒毀日益至使萬有

一復蹈前日之轍則綱之跡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矣此臣所以區區為陛下言之也昔郭子儀輔肅宗再造王室中間雖慼於魚朝恩之譖以奪其兵柄而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即悟眷禮益隆故能卒收成功以興唐祚憲宗討蔡師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帝獨斷以不疑故能卒用裴度以平僭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仰惟淵聖皇帝爰自即位以來僅踰朞歲更易執政大臣無慮數人如白時中李邦彥吳敏

耿南仲徐處仁唐恪之徒相繼進用不過數月輒復罷去其餘近侍之臣更出迭入不可勝數初無損益徒有變更用人不專類皆如此有一李綱乃不能用以臣觀之所謂近擔馮唐而遠思頗牧也臣願陛下之於綱盡以國計傾心付之勿惑於詆訾不根之言毋責以勝負不常之勢則經綸天下之大綱當自有遠畫朝廷既治國勢日强則敵人自然畏服二聖當有還宫之期四方漸獲消兵之福其所倚賴不亦重哉臣所以望於陛下

專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朝廷玩於燕安不思慮患之日久矣自蔡京王黼相繼用事交結朋比倚為腹心遂使奄腐擅政憸人竊權人主孑然以至孤立言之及此可為寒心前年敵既犯城元老大臣下逮百官有司爭挈妻孥順流東下為自安計方其平時皆坐竊榮寵及緩急之際藐如路人此豈人臣之節乎有如此曹皆在可誅之域而朝廷不加深治後雖欲責以效死而弗去烏可得耶六賊之惡逆暴著遠夷義當戮於兩

觀梟其頭顱狀其惡而聲之以播告萬方使天下知中國有威斷之君四海畏聖主擅生殺之柄然後國威自立敵氣日銷而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蔡京猶得保其腰領而死賴臺諫之臣與大學之士懇惻屢言然後僅得畧正典刑亦未足以快天下跂足之望也其同惡之臣有出於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援引而進者非特不能盡逐而去之猶且倚以為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其它固未易悉數如宇文粹中之守

建康臣生東南親見其事方王室遭圍困之患實臣子自奮之秋而勤王之師沮抑不遣傲睨慘毒無所不至縣徒數百以誅元帥為名至於害及平民流血滿野執縶囹圄如鞠囚徒粹中身為人臣屈首下賊處之恬然不能抗罵以死偷活須臾下汙士類上辱朝廷皆蔡京用事之人不即罷去遺患遂及於此乃知賞罰黜陟人主之大權不可不明亦不可不敏武王伐紂下車而釋箕子之囚知舉善之不可不先也孔子相魯七日而誅

少正卯知去惡不可不急也昔者齊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乃

知舉善黜惡最人主之先務可不慎哉況蔡京用事以紹述責臣下非是則謂之沮毀以純正繩學者非是則謂之邪說士不讀史書者幾三十年不知前代興亡不知古人忠義唯以偷安苟且持祿養交為心今日叛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皆前日奸佞闒茸假

寵盜名可誅而不誅當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尚在要路則幾何而不致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是以猖狂之敵得以自肆入關而來渡河而去兩年之間盤旋往返如在無人之境寶玉貨貝嬪御女子盜攘驅逐如探物而取諸懐諸將堅壁而不進守臣閉門以納瓶䇲壘京師數月之間殘虐萬狀卒至二宫北狩王城之人號呼震地臣思其由皆生於黜陟不明蓋黜陟不明則正人不復盡用奸人不得盡去使前日盡行竄殛不留為

今日之用則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昔祿山之反真卿守平原杲卿守常山皆能攖孤城以抗劇賊李愷正色就死而兩河聞風再固危壁張廵許遠城守不下而能蔽遮江淮天下頼以不亡盧奕為御史中丞被服坐臺罵賊不空口郭子儀李光弼皆轉戰逐北誼不反顧遂能復振唐室不知今日忠臣義士能如當時之衆乎何前日之忠臣義士多而今日無之蓋正士不用而奸人猶在也始朝廷起四揔管兵首及城下者唯張叔

夜臣是以知人才之盛頗有愧於唐也比者敵騎長驅直擣王室兩河淮甸以至京師堅壁捍禦者不知有幾轉戰遂北者不知有幾罵賊死難者不知有幾延敵内應者不知有幾逗留不進者不知有幾用命者賞之不用命者戮之則賞罰明而國威立庶幾可以示激勸之方陛下即位以來不聞有顯然賞於朝戮於市者則是國威有未立也向以不能盡去朋黨遂致其禍如此今復不戒後車設有卒故臣不知陛下何以使人威信不

素立賞罰不素明雖有激勸之方臣知其不可復用也
臣願陛下大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逐畏懦軟弱之徒旌
擢骨骾犯難之士凡前日假繼述誤純正以自媒其身
者一洗而新之使天下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姦邪
者必誅則忠臣爭效死節壯士勇於敵為庶幾可以雪
恥萬世以不墜祖宗無疆之基臣所以望於陛下大明
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自崇觀以來奸臣用事日
久鉗錮忠黨置而不用士有慷慨敢言衆皆指為狂夫

小則屏斥夷裔大則蒙被斧鉞皂囊不奏於九重臺諫遂幾於虛位此言路所以壅塞而不通奸邪所以横猾而日肆朝無端人禍及四海至使潢池興敢拒之師人君下哀痛之詔究其禍根實出於此淵聖皇帝深鑒前獘即位以來虛已受諫常若不及擢置一時諫諍之官招集敢言之士忠讜之風煥然一新雖禹湯之聖無以復加惜其羣言交至一切聽受之汎然無所甄别而人主之權遂歸臺諫詩不云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

盈庭誰敢執其咎蓋謂聽言之不可不擇也人主聽言不先謀及乃心而紛然惑於衆論則將何所適從而可否賢者之出入實繫一時之治亂故魏有干木則諸侯息兵虞有宮之竒則晉獻不侵汲黯在朝而淮南為之寢謀裴度之用不用每為天下之重輕可不謹哉頃者諫官上疏論列李綱十有餘事其言未必切中意在巧詆以快私心朝廷自當追念殊勲置而不問章雖屢上斷以不疑則後有賢者誰復敢以私怨陰相擠陷耶一

失斯人亂不旋踵至使金人鳩諸國之衆提百萬之師叩關而來如陷空谷兵動九天聲如四海而吾中國初無一夫敢當其敵者幸而啗以金繒割以壤地敵亦從而退師柰何敵圍朝解守禦暮怠幸其既去以為苟安而不虞後日之禍此豈策也哉當時議者猶欲縱其北渡躡其後塵以追而搏之既已惑於羣言不能斷以必往而又以河朔之民恥於左袵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大信既虧則敵情益憤矣夫進不能追其師退不能結

於信揣其私情豈不再至明年金人果入固已洞知朝
廷虛實強弱之勢與夫兵伍之多寡人材之勇怯山川
之險易矣又當時在廷之官不免皆去年用事之人而
一時名臣宿將將悉已罷遣以此自料果有必勝之勢
乎何不斷以大義與羣臣南下名為播遷猶得上策而
又惑於衆議城守不遷使前日能以剛斷自許於數計
之中必行其一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臣願陛下
體乾之剛行巽之權有漢光赳赳之稱無元帝優柔之

失則兩宮之恥可雪七廟之祀不乏而陛下之聖孝神武光於四方昭示萬世有不可掩矣臣所以望於陛下勇於剛斷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勤儉之資膺皇天付託之任躬履艱難嗣承丕緒天心人望莫不歸悅而適遭兵革搶攘之餘四海凋弊之日扶衰撥亂去危即安事有不可勝舉者臣之狂瞽所陳不過三策誦臣之言初若迂闊無補察臣之意似能切中時病臣之私意以為不能力救三弊則將何以遂

致中興臣度今日之最急者不過欲報敵國之大讐雪兩宮之幽憤復境土安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而已且敵人叛服不常久矣本其侵侮之由實皆中國自召又況資其兵力以為援助其功既大責報必深一有不至必有禍害昔人以為湯武之興未嘗與夷共功蓋疏而不切也唐之肅宗嘗用回紇矣卒致掠華人辱太子笞殺近人以為唐患德宗嘗用吐蕃矣卒致刼平凉敗上將空破西陲唯太宗之用突厥也倚以討賊賜予不貲而

卒與賊連和奉國入寇於是太宗不勝其怒曾不三年電掃風除遂虛其國豈不快哉國家倚金國以取燕雲其禍根連結固有所自來度今日之勢能如太宗之報突厥其神且速如此乎唐興之初際天所覆悉皆臣服三王以來未之有也惟吐蕃回鶻最號雄强為中國患獨甚久當時謀臣猛將圜視共計卒不得其腰領晚節雖自亡而唐亦衰焉今金人日以盛强中國漸致衰弱臣願陛下體太宗之英武以蹶其牙而犂其廷不顧若

唐之末世與二邊相為盛衰而已也議者以為方今將帥乖離戰士疲軟甲兵鈍弊財用殫耗連年動衆不勝其勞將何策以制之臣不敢上援遠古願鑒前日之三弊以專於任用明於黜陟勇於剛斷為陛下言之盖人主能論一相則賢者必以類至百度自然振舉四海自然悦服奈何正直則必為邪佞所惡功高則必為孱弱所忌此譖愬所以必行讒逐所以隨至是任用之專最為人主難事今既得賢而用之不能盡去奸邪則其勢

不兩立前日小人之徒至今猶在顯位則是慶父不去魯難猶未已也倘不決於去除臣恐終至誤國是明於黜陟尤為人主之先務二者非勇於剛斷自信不疑則亦不足以振主威於既弱理頹緒之將紛此三者在陛下力行之而已天下寇雖已解去而國勢漸消四方嘯聚旁午天潢九族遠託穹廬而敵情猶未定安危未可知臣意陛下食不得甘味卧不得安寢朝廷大臣當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時豈得愁然不以安危介意自陛下

踐祚以來其所施設有未足慰天下之望此臣所以敢陳三事以冀陛下奮然有為以革前日之弊也去年金人既去而君臣相顧以為無事故謀臣不講禦戎之策絕塞不設防秋之戍朝廷不選將帥郡邑不練甲兵乃復罷舒王配享之祀復春秋取士之科至於士論紛然幾成聚訟可謂不急之務也今日不鑒去年之弊而禦戎防秋選將練兵之計一切置而不問去年復春秋今年行詩賦去年削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釋奠之

制觀其事體與前日畧同安知金人不復窺中國以肆其虎狼之喙耶此臣所以妄意恐陛下復踵前日之三弊昔人論王伯之理謂涓埃有以上裨獻納之餘是以敢効其愚衷庶幾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今求驍鋭勇敢之將可使絶域之人有能係單于而斬樓蘭横行匈奴而勒功燕然者乎既不可得即有賢相為天下之所係望名震四夷能使酋長望風而畏則何止却百萬之師制千里之難而已哉臣見數年之

後要路無小人而朝廷有公議得不恝然以安危介意
自驍銳之氣才力富强國勢十倍人人思奮以雪君臣
之恥陛下濟以剛明果斷建立大功以成大舜之孝固
有日矣乃若興師動衆勤民異域以與勍敵角一戰之
勝則臣不願陛下為之文德脩而四夷賓中夏安而遠
人服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昔人以為周得上策故曰治
人惟聖仁能之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能苦身焦思
嘗膽朝夕不忘其辱其後卒能大破吴國使甲兵横行

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徒以得大夫種范蠡而用之耳故種能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而甲兵之事則蠡實專之越王為之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士厚賢禮賓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是以二十三年之間一舉而滅吳雪會稽之恥此伯王之業不足為陛下道臣請以漢高之事明之高祖二年東伐楚大敗於睢之上太公呂后質於羽軍其後侯公往說而復歸於漢及天下大安偃兵息民而高祖五日一朝號太上皇復為父

子如初果何術以得之哉項羽棄范增而不用高祖三傑以共成帝業故能力戰以有天下智勇過於湯武而孝行不減於曾參今陛下得將相而用之有大夫種若范蠡蕭何陳平張良之徒而復讐雪恥之心不忘於朝夕之間則亦何患乎不能成二王之功耶臣生長盛世蒙被累聖之休光恨無以自効其愚朝廷遭值百六之災北方之民横被屠戮者十有八九臣生於東南僻遠之地目不見戰伐之事坐視兩宮遠征異域中夜卧起

悲憤交攻自揣懦庸不能挽强執鋭以効死惟有孤忠可以自獻是以敢陳蕪猥之辭不避猖狂之罪頃者郡國不以臣不肖兩得充賦于澤宫道由淮汴以至京師是時四方奉花石之貢吳檣蜀艑哥哉而來銜尾而進不絶於道臣在舟中望見幾至泣下是時欲陳狂瞽之言者屢矣重念言之必至殺身其實無補於國今陛下踐祚之初痛革謟諛之弊樂聞骨骾之言臣於此時不思一啓則是終身無可言之時也惟陛下察其狂狷赦而不罪

非獨臣之私幸實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昧死俯

伏待罪之至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七